

死亡總是突如其來地襲擊我們。綠水依然長流，星星也以不疲倦的方式，繼續繞著地球旋轉，唯有死亡，總是毫無例外地站在我們的前方等待。

然而她卻是為我而死的。死者逮住了生者。生者從此被判終身監禁。

我痛苦得在半夜裡哀嚎起來。這種痛苦卻使生命得到某種無可取代的淨化，我覺得自己內心從來沒有一刻如此飽滿，好像到了下一秒即將脹開。就在氣球爆破的臨界點上，我驚恐地睜大了眼睛，把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忽然找到了彼此之間聯繫的線索，然後把它們背後的邏輯看得一清二楚。明亮地看見。在黑夜中行走的人，點燃了手中的火炬。

那死亡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種模糊卻強烈的使命感，它驅使著我，但也隨時損耗著我，持續地損耗下去，它威脅著要把我吞沒進去，除非我可以找到它的意義。但那到底是什麼呢？攸關人類的終極祕密。我渴望知道死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否則我就無從與它對抗下去。

人類的軀體與靈魂是否果真能夠獨立切割開來？我們看不見風，就像我們看不見靈魂一樣，但我們卻不能否認風確實是存在的，那麼靈魂呢？它存在於何處？黃泉碧落。八荒九域。乩童在神壇前起舞降靈。但我懷疑有誰能夠真正翻譯來自陰間的話語？

我躺在黑夜裡，回憶我和她經歷過的每一件事，彷彿都充滿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了深刻的寓意，當時全然不以為意，現在終於明亮地感覺到，那些歷歷在目的事件，公然的密碼，試圖要告訴我的究竟是什麼呢？過去的歲月不斷被切割成無限的片刻，而思維只能捕捉住其中之一，我站在時間的溪流旁，以手掬起水來，但它卻又會在倏忽之間從指縫中溜去，落回到原來的河床裡，數不清的片刻又會相互碰觸，模糊掉彼此間的界限，交融在一起，於是到了最後只剩下一件事情，一個瞬間，一個瞬間像一滴水投入河流而已。它趁著我還在害怕的晚上過世，它抽離了我所有的腦神經。

郝譽翔◎著

郝譽翔◎著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 郝譽翔／著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作者／郝譽翔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蔡佩錦

編輯／林佳蕙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郝譽翔 郭慧玲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5年4月 初版

2007年12月10日 初版四刷

定價／280元

copyright © 2005 by Yu-hsiang Hao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目次

005

拉普邦查島之旅路線圖

007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033

無尾熊男人的故事

055

第一夜：導演David說的故事。關於失蹤。四月。五月。及其
他。

097

第二夜：醫生夫人茉莉說的故事。關於K的身世。唱片行老
闆。薩提。逃走的歌。愛做夢的魚。以及世界的盡
頭。

139

第三夜：記者蜜雪兒說的故事。空空的行李箱。護照不見了。可憐的查牙肚子餓。失去了開啓彼此的鑰匙。

177

第四夜：富家少爺Ben說的故事。徵信男突然來訪。公路旁的雜貨店。國際長途電話。May的神奇魔術。

215

第五夜：舞蹈家雪子說的故事。太陽之東。月亮以西。被遺忘的皇宮。國王與王后。我的白鴿，快飛來將我拯救。

261

結局：消失的台灣旅客。艾傑(Alice)那不可抗拒的、充滿愛意的撫摸。

291

【後記】
島嶼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 郝譽翔／著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目次

005

拉普邦查島之旅路線圖

007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033

無尾熊男人的故事

055

第一夜：導演David說的故事。關於失蹤。四月。五月。及其
他。

097

第二夜：醫生夫人茉莉說的故事。關於K的身世。唱片行老
闆。薩提。逃走的歌。愛做夢的魚。以及世界的盡
頭。

139

第三夜：記者蜜雪兒說的故事。空空的行李箱。護照不見了。可憐的查牙肚子餓。失去了開啓彼此的鑰匙。

177

第四夜：富家少爺Ben說的故事。徵信男突然來訪。公路旁的雜貨店。國際長途電話。May的神奇魔術。

215

第五夜：舞蹈家雪子說的故事。太陽之東。月亮以西。被遺忘的皇宮。國王與王后。我的白鴿，快飛來將我拯救。

261

結局：消失的台灣旅客。艾傑(Alice)那不可抗拒的、充滿愛意的撫摸。

291

【後記】
島嶼

拉普邦查島之旅路線圖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我要丟棄一切，跟隨命運的引導而去。

◎ 巴索里尼《一千零一夜》

我緩緩吐氣下沉，直到碰到海底的沙地，著陸為止。停住不動，我抬起頭，心裡卻很明白這是沒有用的。早就看不到任何水面上的光線了，這裡就連一隻魚也沒有，能見度非常差，只剩下一公尺左右。唯一可以感覺到的便是，陰暗的珊瑚礁重重環繞在身邊。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這裡究竟是沉船的哪一部分呢？

我用手電筒照射四周，完全分辨不出來。這座沉船號稱是潟湖中最龐大的一艘，早上潛水店的老闆還特別警告我們，今天海底流比較強，千萬小心不要迷路了。沒想到情況比我預料得更糟，根據潛水專用的電腦錶顯示，目前所在的深度大約是三十八公尺，這已經超越了一般人體所能負荷的極限。換句話說，我不能停留太久，否則巨大水壓產生的氮氣，就會在我的體內形成無數的小氣泡，攀附在血管上面，等到往水面浮升之時，壓力逐漸減輕，那些氣泡就會一個接一個陸續膨脹開來，直到撐破我全身的血管為止。

砰。無數的紅色氣球在五臟六腑內爆裂。砰。眼珠突出。砰。血液在皮膚的表面漫開放射狀的紫紅色線條。盛夏夜空的煙火。一場燦爛的死亡儀式。

我閉上眼睛。血液中的氮氣過濃，是否已經使我陷入氮醉的幻想之中？我聽到自己的呼吸聲音失控了一般急促起來。不，這是不對的。我告訴自己：要慢。要慢。慢下來。慢下來。慢。以慢板的速度呼吸。溫柔寧靜的慢板。嚙起嘴唇小口小口的，像是蜜

蜂在吸取花蜜一般啜著氣。極度的慢板。祥和的夜曲。德布西的月光流動在陰暗的水底。

我拿起顯示氣瓶殘餘量的錶，注視上面的指針，恰好落在五十。這下子可糟了。剛才我在沉船裡不停游動，尋找出口，過度的運動和緊張，已經無謂地消耗掉太多的氧氣。在能見度這麼差的情況下，除非等人來拯救，否則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我不能再浪費任何一點的氧了。於是我決定雙膝跪在沙地上，一動也不動，將呼吸調整到最微弱的程度。

慢。停。慢。停。慢。德布西的月光。腦海裡的指揮棒。我緩緩呼吸著靜謐的月光。但海底真是安靜呀，那安靜就像水中暈開的墨汁不斷滲透過來。我垂下頭，將雙臂緊緊環抱在胸前，抵抗著令人幾乎無法忍受的寂靜，彷彿再多加一秒，就會崩潰瘋狂。

然而荒謬的是，潛水經驗豐富的我，怎麼會不知不覺陷入這艘沉船的迷宮當中呢？多年前開始學潛水的時候，我就聽說過潛水客在海底洞穴迷路的傳聞。據說這些足以致死的洞穴，外表總是偽裝成美麗的珊瑚礁，只要你一靠近，就會看見由它的深處綻放出來的藍色光芒。而那光芒居然不是來自於海面，而是從海底不知有多深的地方生長出來的，它將會隨著你注視的角度，形成巨大的漩渦，宛如一朵在熱帶海域誕生的光束之花，隨著溫暖的水波搖曳著，伸長了它那一層又一層纖細長條的花瓣，海妖迷人的歌聲，化作夢境一般的柔嫩手指，攬住你，令你心甘情願地要往下墜落，往下墜落。

墜落。幸福的氮醉，直到最終被無限之藍給吞噬掉。

在帛琉藍洞的深處，立著兩名日本潛水客的墓碑，上面寫道：熱愛這片海洋的人正長眠於此。莫非這裡的珊瑚礁，也將要放上一塊刻有我的名字的墓碑嗎？

一位熱愛海洋的人長眠於此。

不止一位，不止我，因為還有無尾熊男人哪。怎麼可以把他忘掉了呢？我將和他的名字永永遠遠並列一起，日以繼夜，並肩注視著陽光從水面上一點一滴隱沒又綻現，注視著依附在沉船上的珊瑚礁群產下白雪似的繁多的卵，七彩的魚群游過，海龜交配，注視著後來的潛水客，對著刻有我們兩人姓名的墓碑指指點點，發出無言的嘆息嗎？如果不是因為在海底無法出聲，那麼這個荒謬的畫面一定會讓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但是無尾熊男人呢？他究竟到哪裡去了？幾分鐘前，我不是還一直緊追在他的身後，眼睜睜看著他游進沉船的內部嗎？而帶領我們的導潛又到哪裡去了呢？剛才導潛停在三十公尺的深度，就裹足不再下潛了，他究竟會不會來尋找我們？或是他根本已經知道我們墜入一條沒有出口的死胡同，海底的黃泉路，無可回頭了，所以才會袖手旁觀？那麼，無尾熊男人又為什麼會充滿了奇怪的自信，完全不顧導潛，就一個人勇往直前，鑽入海底幽暗的深處呢？他到底是想要做什麼？難道是故意要引誘我潛入歧途嗎？

我跪在沙地上，此刻氣瓶的殘餘量已經降到四十了，生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熱愛海洋的人終歸要長眠於此。在海水的懷抱中，就連最後的道別、嘆息和哭泣，都變得是一樁如此不可多得的奢侈。慢。停。慢。調節呼吸。閉住氣。我注視著氣瓶殘餘量的指

針，忽然想到了昨天晚上無尾熊男人告訴我的故事。

就在一剎那間，有如電光石火，我全部明白了，完全明白了，明白到底昨晚無尾熊男人想說的是什麼了。我的眼眶不禁發熱起來，那冰冷的海水包裹著我，我的四肢開始無可抑制地陷入強烈的顫抖。我感到自己就快要不能呼吸了。手電筒的光線越來越微弱，這是電力即將耗盡的訊號。過沒幾秒，無邊無際的黑暗便嘩地朝我壓迫下來。我什麼都看不見。



所謂的無尾熊男人，他的名字當然不叫作無尾熊。

老實說，我已忘了他的名字是艾瑞克，還是喬治、湯姆或比利，反正差不多。台灣人外出旅行時，不知為什麼總是喜歡用英文名字，是覺得比較酷的緣故呢？還是因此得到了一份喬裝的安全感，彷彿如此一來，別人就不能輕易得知自己的真實身分？所以我寧可叫他無尾熊男人——他總穿著一件有無尾熊圖案的T恤。

若按照在台灣的生活模式，我這輩子是絕不可能認識無尾熊這一類的男人吧。大學畢業以後，十年來我都窩在台北的一間文化雜誌社擔任編輯，幕後出資的老闆是一位以炒地皮致富的房屋仲介商。這本雜誌專門報導一些都會的生活訊息，譬如藝文、消費或是理財投資小故事之類，免費贈閱給上門的顧客。說穿了，就是這樣一本不必擔心銷售